

近代散文抄

平伯題



沈啓无編選

近代散文鈔 下卷

北平人文書店印行

民國廿一年十二月初版

一——二〇〇〇冊

版權所有



近代散文鈔下卷

實售大洋壹元二角

(外埠酌加寄費)

編選者 沈啟无

發行者 北平人文書店

張宗子文鈔

四書過序

六經四子自有註腳而十去其五六矣，自有詮解而去其八九矣，故先輩有言，六經有解不如無解，完完全全幾何好白文，卻被訓詁講章說得零星破碎，豈不重可惜哉。余幼遵大父教，不讀朱註。凡看經書，未嘗敢以各家註疏橫據胸中，正襟危坐，朗誦白文數十餘過，其意義忽然有省。間有不能強解者，無意無義，貯之胸中，或一年或二年，或讀他書，

或聽人議論，或見山川雲物鳥獸蟲魚，觸目驚心，忽於此書有悟，取而書之，名曰四書遇。蓋遇之云者，謂不於其家，不於其寓，直於途次之中邂逅遇之也。古人見道旁蛇鬪而悟草書，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筆法大進，蓋真有以遇之也。古人精思靜悟，鑽研已久，而石火電光，忽然灼露，其機神攝合，政不知從何處着想也。舉子十年攻苦，於風簷寸晷之中，搆成七藝，而主司以醉夢之餘，忽然相投，如磁引鐵，如珀攝錫，相悅以解，直欲以全副精神注之，其所遇之奧竅，真有不可得而自解者矣。推而究之，色聲香味觸法中間，無不有遇之一竅，特留以待深心明眼之人邂逅相遇，遂成莫逆。

耳。余遭亂離兩載，東奔西走，身外長物，委棄無餘，獨於此書，收之篋底，不遺隻字。曾記蘇長公儋耳渡海，遇颶風，舟幾覆，自謂易解與論語解未行世，雖遇險必濟，然則余書之遇知己與不遇盜賊水火，均之一遇也，過其可易言哉。

卷之一

近代散文鈔

陶庵夢憶序

陶菴國破家亡，無所歸止，披髮入山，賦賦爲野人。故舊見之，如毒藥猛獸，憐^憐室不敢與接。作自輓詩：每欲引決，因石匱書未成，尙視息人世。然瓶粟屢罄，不能舉火，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，不食周粟，還是後人粧點語也。饑餓之餘，好弄筆墨。因思昔日生長王謝，頗事豪華，今日罹此果報，以笠報顧，以簣報踵，仇簪履也。以衲報裘，以苧報

綌，仇輕煖也。以藿報肉，以糲報脹，仇甘旨也。以薦報牀，以石報枕，仇溫柔也。以繩報樞，以穢報牖，仇爽塏也。以烟報目，以糞報鼻，仇香豔也。以途報足，以囊報肩，仇輿從也。種種罪案，從種種果報中見之。鷄鳴枕上，夜氣方回，因想余生平，繁華靡麗，過眼皆空，五十年來總成一夢。今當黍熟黃梁，車旋螳穴，富作如何消受，遙思往事，憶卽書之，持向佛前，一一懺悔。不次歲月，異年譜也。不分門類，別志林也。偶拈一則，如遊舊徑，如見故人，城郭人民，翻用自喜，真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矣。昔有西陵脚夫爲人擔酒，失足破其甕，念無以償，痴坐佇想曰，得是夢便好。

。一寒士鄉試中式，方赴鹿鳴宴，恍然猶意非真，自噴其臂曰，莫是夢否？一夢耳，惟恐其非夢，又惟恐其是夢，其爲痴人則一也。余今大夢將寤，猶事雕蟲，又是一番夢囈。因嘆慧業文人，名心難化，政如邯鄲夢斷，漏盡鐘鳴，盧生遺表，猶思摹榻二王，以流傳後世，則其名根一點，堅固如佛家舍利，劫火猛烈，猶燒之不失也。

卷之一

西湖夢尋序

余生不辰，闊別西湖二十八載，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，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。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，如湧金門，商氏之樓外樓，祁氏之偶居，錢氏余氏之別墅，及余家之寄園，一帶湖莊，僅存瓦礫，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爲西湖所無。及至斷橋一望，凡昔日之歌樓舞榭，弱柳夭桃，如洪水淹沒，百不存一矣，余乃急急走避，謂余爲西湖而

來，今所見若此，反不若保吾夢中之西湖爲得計也。因想余夢與李供奉異，供奉之夢天姥，如神女名姝，夢所未見，其夢也幻。余之夢西湖也，如家園眷屬，夢所故有，其夢也真。余今僦居他氏已二十二載，夢中猶在故居。舊役小僮今已白頭，夢中仍是總角。夙習未除，故態難脫，而今而後，余但向蝶菴岑寂，蓮榻紆徐，惟吾舊夢是保，一派西湖景色猶端然未動也。兒曹詰問，偶爲言之，總是夢中說夢，非魔卽囈也。余猶山中人歸自海上，盛稱海錯之美，鄉人競來共舐其眼。嗟嗟，金齋瑤柱，過舌卽空，則舐眼亦何救其饑哉？第作夢尋七十二則，留之後世，以作西湖之影。

夜航船序

天下學問，唯夜航船中最難對付。蓋村夫俗子，其學問皆預先備辦，如瀛洲十八學士；雲台二十八將之類，稍差其姓名，輒掩口笑之。彼蓋不知十八學士，二十八將，雖失記其姓名，實無害於學問文理，而反謂錯落一人，則可恥孰甚，故道聽途說，只辨口頭數十個名氏，便爲博學才子矣。余因想吾人越，唯餘姚風俗，後生小子無不讀書，及至二十無

及，然後習爲手藝，故凡百工賤業，其性理綱鑑皆全部爛熟，偶問及一事，則人名官爵年號地方，枚舉之未嘗少錯，學問之富真是兩腳書厨，而其無益於文理考校，與彼目不識丁之人無以異也。或曰，信如此言，則古人姓名總不必記憶矣。余曰，不然，姓名有不關於文理，不記不妨，如八元八凱，廚俊顧及之類是也；有關於文理者，不可不記，如四岳三老，臧穀徐夫人之類是也。昔有一僧人，與一士子同宿夜航船。士子高談闊論，僧畏怯，拳足而寢。僧聽其語有破綻，乃曰，請問相公，澹臺滅明是一個人，兩個人？士子曰，是兩個人。僧曰，這等，堯舜是一個人兩個人？士子曰，自然是一